

朱傑勤著

王羲之評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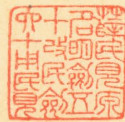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9 3905B

朱傑勤著

王羲之評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一 引言	一
二 少年時代	四
三 出處大端	六
四 會稽荒政	一〇
五 蘭亭修禊	一四
六 誓墓文成	二三
七 隱居養真	二五
八 傳業有人	二八
九 書學研究	三〇
十 結論	三二
附錄一 蘭亭新考	六五
附錄二 六朝書家評述	八〇



# 王羲之評傳

## 一 引言

書法在人類生活上佔重要之位置，所以達情，所以記事，猶之飲食服御之不可或缺，先哲發明，由於需要。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前人列書學爲六藝之一，亦不以小道視之也。自後漢張芝，雅擅草書，時人如梁孔達、姜孟穎愛而效之，於是後學競慕，以爲祕玩。蓋已不復視書學爲實用之技能，而竟視爲美術之創作矣。唐竇泉所謂：『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浸流競美。』（述書賦）龔定盦亦云：『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說刻石）是知書學初源於實用，後成爲美術之專科，其中邈迹，頗有可言。然文物進化，由簡而繁，初民樸拙，今人巧思，自有文字，吾人因之而爲圖畫。六書中之象形，卽爲我國最初最簡之畫也，後書畫雖分爲二事，而書除保留其特殊功用外，仍與圖畫並爲直接表現個人情緒之一種造形藝術。書畫同爲線條構成，其名雖異，其質則同。故一代書法之變化，畫亦隨之而轉移，易代便見，文徵明謂：『唐人畫正如晉人書，法度具備，變幻叠出。』蓋其證也。凡承認我國畫爲美術者，不得不與書法同類並看，蓋



二者皆仗線條構成，同出一途，且其發揮個性，挑撥美感，又無不同也。我國名畫家幾無不善書者，畫家卽書家，書法卽畫法。趙子昂論畫詩：『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須八法通，若是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則可悟二者之關鍵矣。西人不視書法爲美術者，則以中西文字之構造不同，彼主音而我主形，彼簡易而我尙美觀，然彼詮衡我國美術，又無不以書法列爲首要也。我國淺人，學畫而不從書法入手，是真數典忘祖，見誚外人矣。

我國書史，源遠流長，專門典籍，汗牛充棟，名家鉅子，車載斗量，若爲之一一整理，則非曩數百萬言不能殫，則又非個人心力能幾及也，故有心整理書史者，則惟有擇其最重要之時代，最有名之人物而討論之。余雖不善書，然亦知其美，研究之餘，斐然有作。吾聞之黃山谷云，學書須從魏晉入手，其他書家，莫不云然，且又競推王羲之爲書家祖，則書學之最重要時代厥爲晉，而晉代書家允推羲之爲第一矣。我國雖市井之徒，苟問其誰爲我國之大書家，則必曰：『王羲之之哉！鐵畫銀鈎之王羲之之哉！』其實彼等多未能視王羲之之字蹟，且或未知王羲之爲何代人物，不過耳熟能詳，信口而出耳，可見王羲之之書法，爲我國書界之極軌，實至名歸，百世不朽者也。以如此偉大之美術家，倘在海外文明諸國，則必有人爲之剋立紀念會矣，提倡王羲之之獎金矣，爲之舉行百年祭矣，而關於彼人之年譜列傳，尤多至不可勝數，至少亦視之爲拉飛耳（Raphael）、米克郎啓洛（Michelangelo）等儔，爲人擗摺殆盡矣。乃王羲之之在我國，雖享身後之名，但除少數書家文士之外，一般人對於此偉大美術家之平生及價值，一概置

之不理，幾以爲徒記其名已足於用者，此種不求甚解之心理，似不可爲諱者也。晉書中雖有王羲之傳，但語焉不詳；而書學書中，雖間有王羲之之事蹟，而散漫已甚，令人閱過十種書，而仍不得一清晰之概念，無怪一般民衆不能深切認識之，晚近整理國故之風，甚囂塵上，誠爲我國文藝復興之新現象。然環顧我國固有學術中，任何一題足供研究，卽如王羲之之一人，已足爲美術史家研究之對象，乃仍無人下手者，似亦有故。第一，王羲之之名太舊太熟，婦孺皆知，則研究結果，必不能出奇驚衆，故皆擇其最近世者、最新奇可喜者研究之。第二，書學本我國美術獨有之特色，旣不能以外國美術原理溝通之，則不能大發議論矣，取材不出於舊籍，材料豐富，則人反以抄襲堆砌爲嫌，否以守舊見譏，實可爲而不可爲也。第三，書學範圍，視畫法爲狹，而枯燥加甚焉，且人人能作書，則人人鮮知書矣。此美術批評專家所以日少也。有此三因，人遂不欲走入此途，除少數爲藝術而攻藝術者之外，他無有也。余非能抱此高尚主義者，不過好爲其難，偶執中國美術史之一題爲研究之對象，旣開其端，爲貫徹始終起見，不得不埋頭苦幹耳，所謂「困學」，非「樂學」也。並世賢達，有起而和之，則區區心血不爲徒灑，而研究精神，或可加倍興奮也。

## 二 少年時代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家世清華，奕葉不替。羲之幼訥於言，無異常童，人皆易之。其含光隱耀，善刀而藏，固未可以常理測也。羲之七歲學書，不待拘迫，年十一，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愛不忍舍。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解曉，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爲暮學。』父奇之，語以大綱。羲之盡心習之，不事嬉戲，學功日進，復從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學。衛夫人之筆法，傳自鍾繇，而鍾繇則上承蔡邕之法脈也。羲之既有家學，又得名人所授，雖童年弄筆，便有老成之志，衛夫人嘆其異日享名必居其上，亦可謂慧眼識人矣。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顛，周顛者，高居顯職，而愛才若命，固當日之龍門也。彼素有廣大教主之目，多士趨之，如水就下，士有得其一言之褒者，往往如膺薦命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頗可爲此老詠也。羲之以執禮見，顛察而異之。於時盛筵旣張，華堂客滿，時重牛心炙，人皆有欲炙之色，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一時座客皆驚，爭相屬目，從前之懸懸於牛心者，今皆耽耽於羲之矣，由是傳播，遂以知名。而其叔王廙尤深異之，嘗畫孔



子十弟子並贊昇之云：『余兄子義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以勵之。嗟爾義之，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已知道，又各爲汝贊之。』審此，義之於書翰之外，又能繪事矣。逸少既長，博學有口辯，以彼天分既極高強，判別又能敏捷，辯才無礙，意態橫生，如此少齡，實爲罕見。且其事有定識，不隨波逐流，人是以骨鯁稱之。當時彼之書法已甚有名，尤善隸書，爲一時之冠，論者謂其飄若浮雲，矯若游龍，爲不可及。遂深爲其從伯敦、司徒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主簿亦渌然意下，目義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其少年頭角已崢嶸如此。義之少時，本與諸昆季同讀於家塾，王家兄弟，固自不弱，然風流文采，獨讓義之也。時太尉郗鑒，門第清華，有女及笄，甚知書，欲了向平之願，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邪？』訪之乃義之也。鑒素慕其名，遂以女妻之。義之青年識趣，已自不凡，而郗鑒觀人於微，可謂能擇佳婿矣。

### 三 出處大端

羲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終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尙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其高致如此。揚州刺史殷浩素推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其語甚切：

『悠悠者以足下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情也。』

王羲之答之，願就宣撫之使：

『吾素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尙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均不同於凡使，必使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桓溫既滅蜀，威勢大振，朝廷憚之。簡文帝以浩負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腹，以抗於溫。浩既拜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益與溫交相水火。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不宜內構嫌隙，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睦，因寓書於浩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上之，其言甚切，浩又不從，整軍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又遣之書，勸以休養生息，尊賢虛己，不以快意於目前，致生民於塗炭也。其書云：『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廷恩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

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有期，若猶以前事爲未了，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矣，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羲之於此，頗見風稜，而關懷家國，顧恤民艱，實爲循吏之本色。其尙有與會稽王（簡文帝）牋，陳浩不宜北伐，並論時事云：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遇，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有之，誠獨運之明，以德邁衆，整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成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則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

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連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繫，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義之前後三書，皆爲殷浩而發，蓋能深度事變，知彼知己，力斷北伐之舉爲不成功，誠欲以口舌之功，以報知己，而致國無疆之麻也。殷浩苟聽其言，何致有山桑之敗，重爲天下戮笑。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卽上疏罪之。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昔人云：「凡舉事者，無爲親厚者所痛，而仇者所快也。」而殷浩一以兼之，可哀也矣！殷浩之體德沈粹，識理淹長，而猶輕舉妄動，一敗塗地，愈可徵義之卓識，迥出時流，而篤念舊恩，盡忠報稱，爲不可及也！

#### 四 會稽荒政

羲之既就會稽內史之職，非其志也。自謂『如此郡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辭郡帖）『尋復逼，或謂不可以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恭命帖）蓋欲報朝廷之知遇也。及蒞郡，而荒災迭起，蓋軍興以來，割削遺黎，刑徒竟路，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非具經濟長才，不能解厄也。羲之與人書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連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就勞，恨無所復及矣。』雖屬一時之憤言，而此郡之棘手難理可知。幸羲之富於責任，戮力從事，不避權勢，民有饑色，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朝廷推重其人，事多見從，羲之懷抱，得以少舒。故其與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古云：救荒無善策，非無策也，無其人也，非無人也，無其心也。羲之既有救荒之心，其政自有可觀者矣。吾嘗鉤稽其集，論次如左。

羲之賑災之方，側重漕運，蓋漕運一法，所以便民。在昔未知漕運，遇有饑荒，惟有移民就食，如梁惠王之法——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者。自有漕運之良法，而一遇凶年，則以粟就人，而非以人就粟，故其保存亦衆。此實國計民生之先務也。虞都冀州，稽總



賦於王畿，而貢物經行，卽爲運道之祖。漢興卽位關中，始引渭渠以漕山東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穀，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及其盛時，歲益漕六百萬石，賴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偏安洛陽，然猶任鄧艾，開廣漕渠以達江淮。至晉而五胡亂華，勢成割據，交通不便，漕運久停，迨北伐軍興，轉運供給，西轡許洛，北入黃河，民苦於徵，流亡日衆，東土饑荒，自不暇救。義之仁心愛民，毅然請朝廷復開漕運。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諸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寒極難之地也。』（與謝安書）

漕運本無弊，日久則弊生，有司者上下相蒙，而民生受害。故立賞罰之條以維持之。其效乃可觀。爲政在責任之尊，而不在從事者衆。古人謂築室道謀，三年無成，可稱的論。我國向來行政，素尠講求效率，故辦事者雖多，而散漫無紀。行政機關，主者每易一人，往往從新改革，不恤故常，吏民大不便。每有紛更，而國家財政，大受耗損，民衆間接亦損失不少。東晉時代，大概有此情況。義之蒞任以來，時爲興嘆。

『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賢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

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與謝安書）

蓋時郡政之紛劇難理，可見一斑。其時東土饑荒，朝廷既設法救濟，故各縣皆有官倉，以備其患。而疲猾州縣，尅扣賑糧，彌補虧空，害國病民，此等奸官，羲之尤爲厭惡，並欲殺一警百，無奈衆不從之。

「倉督監耗盜官末，動以萬計。吾謂誅剪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與謝安書）

此次郡荒，其範圍甚廣。「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且爲時又久。羲之遂欲斷酒以救濟之。蓋造酒耗穀甚鉅，且爲不急之物。奇荒之歲，萬口待哺，固宜禁造酒以裕民食。他嘗云：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尙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斷酒帖）「百姓之命如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庾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與謝安書）

斷酒救民，實爲治標之良策。而右軍之關心民瘼，蓋可知矣。此外荒政，如防民流逸，羲之尤有特見。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

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與謝安書）

是知義之非獨一大藝術家，且爲一代之經濟鉅子。觀其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有如古人所謂行其道忘其爲身者。其經濟長才，爲其藝事所掩，世罕知之。余今特別提出討論，俾世知六朝人物之大有人在也。惟右軍集中之經世文字極形缺乏，無能供更進之探討，則美猶有憾耳。

義之嘗與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安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我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晉書謝安傳）觀此，則義之志趨可知矣。義之於玄談最盛之時，而詆其廢務妨要，可謂庸中佼佼者矣。義之非無出世之想，但非主張個人主義者，祇顧個人之享樂，而忘民衆之痛苦者，蓋一富有責任心之國民，其字畫特其餘事。『自負匡時好才略，彼天強派作詩人。』百代藝人，非義之所樂受也。

## 五 蘭亭修禊

右軍風流瀟逸人也。而體弱多病，故雅好服金石之藥，耽於引導之術，游山玩水，養性怡顏，不樂處京師，初渡浙江，便有悠焉之志。既宦遊會稽，益樂以忘死。會稽有佳山水，一時名士，多樂居焉，謝安未仕時亦其一也。他如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華冠代，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塵世意。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禮。何謂禊？蕭穎士釋之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柔和蠲潔，用微介祉是也。時同會者有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漢廣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魏滂、桓偉、謝藤、謝瑰；並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右軍酒酣，揮毫製序，其詞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

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繫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酒各三斗。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此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靡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司徒謝安

伊昔先子，有懷春游。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迥霄垂露，凝氣散流。

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輕航。醇醪陶玄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司馬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袖，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夢吐潤，飛霧成陰。

衣冥卷陰旆，勾芒舒陽旌。靈液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無汗遠，騰鱗濯清泠。

右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蔭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鯈舟。

流風拂枉渚，亭雲蔭九臯。翠羽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尙想嘉客，希風永嘆。

清響凝絲竹，班荆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水。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玄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謨，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

偶至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疎竹間脩桐，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  
長澗，萬籟吹連峯。

前永興令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綠水揚波，再浮再沉。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安穎湄，冥心玄寄，千載同歸。

煙燼柔風扇，熙怡和氣平。駕言與時遊，逍遙映通津。

王宿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我今斯遊，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遊，豁朗暢心神。吟咏曲水瀨，綠波轉素鱗。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機。秀薄粲穎。疏松籠崖，遊羽扇霄，鱗躍清池。歸日寄嘆，心冥二

奇。

先師有冥箴，安用羈世羅，未若保冲眞，齊契箕山河。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權。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然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煥。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五言四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盼巖岫，臨泉濯趾。感與魚鳥，安茲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

穎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玄會。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尙想味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磴磴德音陽，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郡五官佐謝繹（一作擇）

蹤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穎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誰云樂，夕斃理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玄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尙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徐州曹西平（或云曹華平）

願與達人游，解綫遊濠梁。狂吟任所適，浪遊無何鄉。

滎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寄有尙。宣尼遊沂津，肅然心神往，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嘆

斯遊，愜情亦翫暢。

王玄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玄。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被褐良足欽，超迹脩（一作超足循）獨往，玄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椽卡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參軍羊模

參軍孔熾

參軍

劉密

山陰令虞谷

府功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澤）

前長岑令華者

前餘姚令謝滕

府主簿任儼（一云汪假）

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禮）

晉列傳有李充

天章，碑則無之。）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觀所傳詩，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祇十六字爾，終日之晷，成

此區區，不見難得。是知彼輩雖爲名士，但不工詩者也。彼等挹莊列之餘風，想逸民之遺軌，

風流自賞，以爲達觀，蓋當時道教盛行，方士多端，以消遠爲宗，虛無爲理，隆元學而尙清

風流自賞，以爲達觀，蓋當時道教盛行，方士多端，以消遠爲宗，虛無爲理，隆元學而尙清

談，疏禮法而賤名教，風氣所趨，賢者亦未能免俗矣。右軍扶醉揮毫，用蠶繭紙，鼠鬚筆，逾媚勁健，絕代無儔。凡三百念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其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能及，右軍亦自詫而寶之。誠稀世之奇迹，而右軍之代表作也。關於蘭亭集序傳世始末，余別有文敘之，不岐出於此。

右軍文余雅不喜，而蘭亭序大足令人迴腸盪氣，迥異其平日所爲者。右軍筆札，傳世雖多，不得不推此爲絕作矣。又此文不入文選，誠滄海遺珠之憾也，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而以羲之比於石崇。然石崇第多財虜耳，豈足比右軍，金谷之會，望塵而集，以人才而論，又非蘭亭會之比也，強爲附會，殊可不必，呂頤浩所謂：「魏氏以還，東晉擅搖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修禊之遊，非金谷望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謝賜御書蘭亭表）其所稱揚，殆無溢美。

右軍在會稽，非特遺愛在人，而軼事流傳，不乏書林之佳話，如書換白鵝之舉是矣。右軍性愛鵝，蓋取鵝頸之伸屈盡致，可悟書法耳。時有孤居老嫗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一場美意，詎料煮鶴焚琴。羲之得悉，爲之投箸，嘆惜彌日，仍厚以報之。又山陰壘釀村有道士養鵝甚美，羲之命駕往觀，意甚悅，徘徊不肯去，固求市之。道士謂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

章，當合羣以奉。』羲之大喜，欣然命筆，爲停半日，寫畢攜鵝而去。其率真如此，遊戲韻事，至今猶在人口。李白詠之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妙精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以一代大詩家爲絕代之書家生色，可謂二難并矣。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棗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生侍坐見之，適適然驚，私引爲幸。及送右軍出門，返，則爲其父誤刮去矣。爲之驚懊累日。其字之魔力攝人如此。

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終日無利市。羲之憫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姥毋憂，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可也。』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一瞬卽盡。次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之得衆也如此，其風趣之脫俗又如此。

羲之軼事，或不止此，此特瑩瑩其大，爲世人樂道者，故不嫌瑣碎，著錄如右。



## 六 誓墓文成

義之辭官，其事甚趣。初驃騎將軍王述少有令譽，侔於義之，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往。述猶望義之之好已，每聞角聲，輒洒掃以待之，如是累年，而義之終不至。述深以爲恨，及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由是交惡不已。義之嘗對人云：『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膺顯職，義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爲述子，少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文度乃坦之字也。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尙刑名，固與義之諸子異趣，然優劣實難下定評也。義之以有官階不前，而歸咎諸子，頗足發矇，蓋或因期望諸子太深，遂致出言失檢耳，而懷祖清亮簡貴，爲人所稱，而義之偏白眼視之，毋亦一時任性，致蹈文人相輕之陋習耶？

後述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日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歸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本集）

羲之因不欲作官而致於誓墓，非羲之不能有此倔強的風趣，遂成爲千古歸田官之佳話矣。大凡賦有才識之人，每每褊窄，羲之亦不能免於褊窄之目。一時負氣，拂袖歸田，殊不足詫。彼亦富有田產，不汲汲於祿養，而彼本一孤高而自足之士，既不能行其主張，遂無心於宦海。但羲之此際，不過三十四歲耳，正在人生事業進程之中，前途未可限量，而遽萌退志，其心非受重大之打擊，殆必不出此一途，蓋亦猶乘桴浮海之志也，其蘭亭集序可表示其思想之一斑。

## 七 隱居養眞

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樂。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而文藝之事，得江山之助爲多焉。義之少慕蜀中山水之奇，其與謝安書謂：『蜀中山水，如峨嵋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然竟不遂其雅志，滋可恨也。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其風趣如此。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義之眞隱士哉！義之固與謝安之弟謝萬交好，義之優游林下時，貽書於萬，述其隱居志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鄉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羲之暮年行樂，可於此書見之。聯桑梓之深情，聚天倫之樂事，含哺鼓腹，以游以嬉，一邱一壑，述風人寤寐之懷，某水某山，指童時釣游之所，人間清福，爲之享盡矣。

時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羲之恐其意滿躁進，遣書戒之。『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大。君其存之！』

羲之又與桓溫書，欲其節制謝萬。並不從。萬既受任北征，放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諸將恨之，出征敗後，廢爲庶人。世由此多羲之之先識。容齋隨筆云：『逸少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有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厲識見，議論閔卓，當世亦少其比！』以此觀之，誠非謬贊。

羲之暮年，頗多樂趣，然一事最傷其心者，其二孫女之天殤。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至情所寄，惟在此等，以禁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天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官奴帖）

義之有內外孫共十六人。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一門鼎盛也，彼有七兒一女皆同生，知名者五人。闔家崇奉五斗米道。亦通人之一蔽也。

義之以晉大興四年辛巳生（西曆三二一）與荀羨同時，卒於太元四年己卯（西曆三七九），享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 八 傳業有人

羲之有子七人，知名者五人，而皆工書。玄之，善隸草行，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後爲孫恩所害。徽之（子猷）放誕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垢面而從公，不理俗務，性好竹，自謂一日不能無。人家有好竹，則命駕造之，不問主人也。嘗居山陰，月夜獨酌，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使夜乘舟訪之，經宿方至，望門而返。其率性如此。其弟獻之（子敬）死，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彼嘗欲以其壽算續弟，亦血性人也，子楨之，有令名。

獻之（子敬）少有令名，而高邁不羈，風流自賞，謝安最愛之，子敬雅有膽量，嘗家居遇火遇盜，皆恬然處之，若無事焉，爲諸兄所不及。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其父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蓋深賞其精力之貫注，而用志不紛也。嘗以掃帚沾泥汁書壁爲方丈大字，勢若飛動，觀者數百人，羲之亦甚以爲能，與所知書，謂子敬飛白大有意。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犝牛甚妙。謝安請爲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以言試之曰：『魏時凌雲閣榜未題，而匠有誤釘之，不可

下，乃使韋仲將懸橈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尙新安公主，晚年悔之，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無子，唯一女，立爲安僖皇后，以后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獻之以晉建元二年生（西曆三四四）卒於太元十三年（西曆三八八），年四十五云。書法直追其父，世有「二王」之名。

## 九 書學研究

西洋美術大部分爲詩歌、文章、舞蹈、音樂、繪畫、建築、雕刻、園藝術等，而我國美術則除此之外，加以書法一種。蓋我國畫爲六書象形之一，學畫無異於學書，楊維禎曰：『書畫一而已』。明岳正曰：『畫乃書之餘』。故吾國苟認畫爲美術，則書尤爲美術中之美術矣。書法之必推魏晉，猶書法之必推唐宋也。晉末二王，爲千古書家之代表，豔稱人口，實屬藝術由已立，名自人成。羲之父子之得享盛名非無故也。

晉人好清談，喜遊戲，人有一藝之長者，往往受衆歡迎。一部晉書中人物，其間不少彈箏吹笛之徒，其精於藝者尤特著之。晉人喜結納，應酬工具，筆札爲先，順手揮來，別饒風趣，今世所傳晉帖，皆此類也。歐陽永叔云：『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睽離，通問訊，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論古法帖）

晉人傳世之書，無論其出自何人，及其功力之深淺，大都絕無劍拔弩張之態，而有緩帶輕裘之風，殊足表示作者之個性，風流疏散，稱衛派焉。



書雖小道，但與性情才學，息息相關。余十二三歲時，嘗見有一同學，十八九歲矣，字爲同窗之最劣者，彼亦自知其短，乃日夕執筆練字，其字益俗不可耐，蓋其賦性既低，又不知多臨碑帖，惟出於白描，又不多讀書，無以啓發其胸襟眼界，求其進步，戛戛其難。今相別十載，未知其於字學近有進步否？是知書學一科，性情、天才、學力，缺一不可也。執此以衡羲之，則彼於斯三者實爲完備。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史又稱其以骨鯁，則其於性情方面，可謂信美。郝經亦謂：『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般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逾媚，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迹，邈不可及，爲古今第一。』（陵川集）彼年十三而知名，其才調已白於世，有諸內必形諸外，羲之天才，又何疑焉。羲之淵源家學，自幼學書，『少學衛夫人書，將自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鶴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則自道其學力所在也。抑吾聞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如神明，頓還舊觀。』其爲時習所嘆服如此，而進步之速，實由學力之深也。陶隱居亦謂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與梁武帝論書）益可徵其苦練而成也。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

池學書，池水盡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又云：「吾書比之鍾繇張芝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其事皆然。」羲之少學鍾書，勝於自運，其後自闢門戶，別成體勢，所謂由模倣而至創作矣。「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是以右軍之書，末年更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隨，而風規自遠。（吳郡書譜序）是知天才獨詣，非偶然也。

（一）羲之論書

昔人謂凡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書學之道，爲六藝之一，必有原理，以相啓發，後學之迷惘者，必其原理與實踐兩不精到耳。揚子雲云：「斷木爲棋，梳革爲鞠，皆有法焉。」而况書乎？羲之之書，爲世景仰久矣，其書學原理，亦當爲好學諸君所樂聞也，特著於篇。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鈎。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尙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原者少，闡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學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

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先取崇山絕似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強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一分，若行書，去頭三寸一分，執之。下墨點畫，芟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從小。善鑿者不寫，善寫者不鑿，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然可畏，若作蹙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筋節，若作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近而能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圓滿如篆法，飄颻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跋縱橫如古隸，盡心存委曲，每爲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此據墨池編及全晉文卷二十六鈔出）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颯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

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之弟子，繇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曲，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意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卽直過。惟有章草及章楷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準尾波，卽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須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羲之論書，可謂詳矣，臨池之法，用筆之方，皆片言居要，洵足爲千古之金針也，故不嫌鈔胥，錄之甚備，且猶恨其論世之文字遺世尙少也。古今書學書中，不少載有逸少教子敬筆論十二章，其實爲僞迹，文風不同，事實矛盾，其爲後人僞託無疑，孫過庭嘗辨其僞云：

『代傳羲之與子敬論筆勢十章，文鄙理疎，義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

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乎致一書，陳一字，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  
誤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證，若指漢末伯  
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釋。』（書譜）

義之名滿天下，僞迹甚多，此即其一也。但作僞雖巧，終難掩千秋之面目，徒心勞而日  
拙，誠之不可掩有如是夫！義之臨池工具，亦甚講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以也。錄  
之以實此欄。

『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初  
學記二十一）

『采毫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初學記二十一）  
『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寶  
也。』（初學記二十一）

『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初學記二十一）  
此皆可以考見當時製筆法之一斑。筆須輕便，不尙文飾，此義之用筆之信條也。

義之尙有用筆賦一篇，遣詞工巧，用意甚渺，詳真草之法，皆出自胸臆，前無古人者也。  
熟讀而深思之，非獨於義之得力之處，洞悉無遺，而古人用筆之祕，亦可得而知也，不欲割  
裂，轉載於此。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推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曰：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凌輕霄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強勁實。方員窮金石之麗，纖窳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沒沒汨汨，若灑灑之落銀鈎，耀耀晞晞，狀扶桑之掛朝日。或有飄飄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神仙。李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歛飛鳥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眞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遊絲斷而還續，龍鸞羣而不諍。髮指冠而皆裂，據鈍鈎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臥谷。時滔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時行時止，或臥或蹶。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耽之翫之，功積山丘。吁嗟秀逸，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興兩曜而同流，鬱高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墨池編）

此篇用筆賦可與其書論同看也。蔡邕筆論，已開其端，而後賢仿之，作者如麻，如索靖草書狀，王岷行書狀，楊泉草書賦等其著者也。但都不及此文，則以知書者未必善書，而善書者又未必知書，不能互相發明，或二者皆兼，其品又下於羲之，故惟有以羲之者惟最可法也。渡世金針，藝林先覺，羲之兼之矣。

(二) 羲之在書學之地位

書至六朝，盡善盡美，上之則三代古籀文字，其次則秦漢篆隸分草，至六朝則筆法無不宜之祕；後世亦莫之能外。是則六朝書者，法古書之局，開今書之源者也。六朝既爲古今書學之鈐鍵，而羲之又爲一代之大師，則羲之亦可稱爲萬世之書聖矣。羲之所推者，張伯英鍾繇二人，張伯英號爲草聖，然無復遺跡傳世；而鍾繇雖擅美一時，且爲羲之少日所取法，然其體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美猶有憾也。『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本傳贊)王僧虔論書云：『僕前不見古人之迹，計亦無以過於逸少。』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爲百世書人立極，曩乎其不可及也！爰先取歷代名賢評其書之語，敘次於篇，俾知實至名歸，非一二私淑者所能鼓吹有效也。

南朝宋羊欣云：『王羲之，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行楷，古今無二。』  
(敘古今書家姓名)

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以王羲之爲上之上。

袁昂云：『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古今書評)

張懷瓘書斷則以羲之隸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入神品，而歎之曰：『若行真妍美，

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備精諸體，惟獨右軍。』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唐人書評：『王羲之書如壯士拔山，壅水倒流，頭上安點，如高峯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揭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

岑宗旦評書云：『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

黃山谷云：『右軍真行草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稿書乃入人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物之。』（山谷全集）

元鄭子經云：『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讐擬。』（至朴篇）  
春雨齋續書評云：『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墨池手錄）

劉熙載云：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總之右軍之門，誰敢不服，異口同聲，推爲書聖，位置之高，無待贊美。然余以爲王氏之書，功在開創，自其一出，而用筆之變備，不復爲古人所傳來，毀之者，則謂其古法蕩然，而譽之者則謂其有新生命、新體勢也。須知由繁趨簡，窮極則變，使今日而猶守古籀小篆以應世，殊屬不可能之事矣。右軍嘗謂：『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生發。』則其善變可知，右軍常常勸人師古，彼又安能廢古，不過善學古人，而變其面



目耳。姜堯章云：『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卒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書譜）蓋義之書純乎神行，不可方物，常視其依書時之意態而定，故其體勢或可摹而能，而意態不可強而致也。善乎孫過庭之言曰：『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恬憚虛無，太史箴又橫縱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思流波，將貽暉暖之喜，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意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書譜）則是義之之書，實難求其結構之法，吾非謂人不能斤斤效其結構之法，但愈得其形式者，將遠失其精神耳。然則何爲而可？曰：臨寫旣多，自能會意也。六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義之之字亦氣韻生動，其長處在此，其難學處亦在此。

義之創爲龍爪書，形如龍爪也，惟未之見。又相傳其爲一筆書，疑亦草書之類耳。

### （三）義之與獻之之比較

東晉一代，名書家多出於王氏，而義之父子尤特異焉，而獻之之書，幾與乃父抗禮，誠虎

父無犬子也。趙孟頫謂右將軍王羲之之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受書者又以王氏父子爲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松雪齋集論書體）寶泉述書賦云：『窮極奧旨，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跄，風加而衆草靡，肯綮遊刃，神明合理，雖興酣蘭亭，墨仰池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迥邈。逮乎作程昭彰，褒貶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未學而能揚。幼子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遺妍而多狀，勢由已而靡罄，天假神憑，造化莫竟，象賢雖乏乎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則父子二人，相提並論，不爲軒輊之言，實由於王氏父子，期向相同，而功力相差不遠，彼此幾欲亂真，故亦甚難下絕對之評語也。然王氏父子二人皆於書學有獨闢蠶叢之功，則變行隸及篆體爲八體書也。袁襄曰：『漢魏以降，大抵皆有分隸餘風，二王始復大變，右軍森嚴而有法度，大令散朗而多姿。』山谷謂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卽此意也。齊梁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陶貞白答之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夜泉，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此則針砭世俗之見，爲元常、逸少吐氣，而斷子敬不迨逸少也。孫過庭云：『元常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

眞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張懷瓘亦謂：「子敬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則皆以子敬爲不及逸少也。至唐太宗則盛稱羲之而深抑子敬，謂：「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筆縱拘束，若嚴家之饑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饑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情篆素，其惟王逸少乎！」而自稱心慕手追，惟逸少一人而已。此則微涉偏見，無與大公也。總而論之，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隱寓規矩，實爲難能。大令則失其眞意，規矩者過於導謹，翔舞者過於放縱，右軍風流，漸以澌薄。大令天才初不弱於乃父，惟以學力稍遜，致造詣有差也。右軍之年五十九，大令僅得四十三，天假之年，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不聞逸少之書，至暮年而始工乎？唐代而後，古今書林中，右軍綽然爲盟主，而大令之名，遠處其下，沿及近世，子敬之名，漸漓於一般民衆之口矣。蓋晉人之眞蹟，至清而盡亡，至今日所傳之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鈎重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碑學乘之而興，而人之留意於古帖者甚少。且古帖亦不易求，佳本尤可勿論矣。故今世之稱羲之者大都耳食其名，人云亦云者衆矣，子敬之名爲父所掩，益不爲人所樂道。吾深恨古人雖多崇拜羲之父子者，但究無一人輯爲專書，俾其韻事長存，價值不朽，大抵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今余所爲，亦所以自彌其憾耳，著述云乎哉？

#### （四）羲之代書人

陶宏景答梁武帝啓曰：「王羲之代書，未詳其姓氏。逸少罷官，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人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此人亦無名美術家也，乃不傳其姓名，惜哉！

(五) 羲之書之盛行

世人貴遠賤近，榮古虐今，已爲通病，故中外文人藝士，生前寂寞無聊，死後顯赫莫比，往往有之，然亦有例外者，如王羲之其一人也。羲之爲老嫗書扇，羣爭市之，門生失其書，致懊喪累日。其餘逸事，已見上文，不必贅述矣。又桓玄愛重二王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乃以手捉書，大污點；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謝奉起廟，悉用業材，右軍取業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簣，後以敗奔投於河。其書顛倒世人已如此。(參考虞祿二王書論)

宋齊之際，右軍之名，幾爲大令所掩，蓋時人喜大令之放縱，而畏學右軍之規矩。由是子敬之書盛行，幾不復知逸少，而劉休獨重右軍，右軍書名，得此復振。梁武帝精於書，持論精確，雅好羲之，爲論書一卷，商略筆勢，力揚羲之。陶貞白蕭子雲二人和之，右軍書學之地位復著。梁武帝既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竝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躔，緘在書府，侯景之亂平後，王僧辨搜括，竝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蕭世誠)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真跡，遣後閣舍人高

善寶焚之。於是歷代祕寶，並爲灰燼。周將于謹收拾燼餘，凡四千卷，名人字跡，多在其中，以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隨行，中途船沒，淪失大半。弒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至是並亡，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之手，世充平，始爲唐有。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太宗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三年敕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跡，靡不畢至。真僞雜陳，乃敕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元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內出右軍書共相參校，令典儀王行真裝之，梁朝舊裝紙見存者但裁剪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爲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書五十紙，一帙八卷，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十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唐代修晉史，太宗親爲義之作傳論，自稱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可謂傾倒之至。王建宮詞云：「集賢殿裏圖書滿，校勘頭邊御印同，真蹟進來知字數，別收鎖在玉函中。」猶可考其盛況。

唐時集字刻碑，亦爲崇拜義之一斑。太宗時玄奘法師繙譯佛經既成，爲文紀其事以傳於世。乃由僧懷仁與其徒侶費二十年之精力，就內府所藏義之真蹟，蒐集其字，以成一碑，然碑文中所有之字，義之書中未必盡有，亦間大小不一致者。於是乃取其偏旁，配成適當之字，卒成「大唐三藏聖教序」全文，如天衣無縫，可謂難得，開後世集字之門，其功固不磨也。太宗之癖愛蘭亭序一軼事，傳播藝林，吾別有蘭亭新考述之，茲不兼述於此。

唐代善學右軍者，惟顏魯公耳，歐陽詢褚遂良次之。宋人不尚右軍，然黃山谷亦極力推崇。至元而趙子昂復有羲之之風。至明而董其昌復續其緒。清初致力於二王帖學，實繁有徒，如王鐸者其人也。其餘託庇於二王字下，指不勝屈，恕不列載矣。

(六) 羲之帖目

名	稱書	體數	目批	評備	考
桓公	帖草	書			
朝廷	帖同	上			
宰相	帖同	上			
司徒	帖同	上	淳古可愛		
中書	帖同	上			
侍中	帖同	上			
尙書	帖同	上		米芾有記，五百十三字。	
司馬	帖同	上			

龍	道	遠	江	阮	荀	二	朱	謝	參	譙	護	太	太
保	家	生	生	生	侯	謝	處	二	軍	周	軍	常	常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仁	侯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二				二	
				疑僞									
						凡七十六字，無殘缺。							

修	講	官	女	小	留	兒	遠	諸	賢	賢	姊	賢	母	舅
園	堂	舍	孫	女	女	女	婦	賢	室	告	安	姊	子	母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書有頓挫，鋒勢雄勁。					
		米芾有記												



雨	季	秋	去	末	四	二	月	月	初	脅	氣	門	屏
晴	冬	來	夏	春	月	月	末	半	月	中	力	風	風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二					

數	臨	王	飛	草	數	當	節	節	差	異	熱	大	熱
字	書	略	白	書	年	日	氣	日	涼	熱	甚	熱	日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鋒勢純熟	
												純雅可愛，當是真蹟。	

餘	嘉	山	丹	臨	江	錢	州	山	成	永	鄉	過	三
杭	興	陰	陽	川	州	塘	中	川	旅	嘉	里	京	都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二										二



且	遺	二	得	得	北	知	樂	書	和	情	清	石	高
書	書	書	書	告	問	問	問	問	書	慮	宴	班	枕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三										
				神采飛越									
				凡三十八年									

小	安	安	平	安	清	清	安	慶	喜	頓	無	有	累
佳	善	西	安	和	和	和	慰	慰	慶	喜	書	書	書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四								

瞻	此	省	方	造	萬	有	甚	奉	大	奉	奉	小	佳
近	輩	別	回	次	福	理	快	憶	醉	待	對	差	靜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草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書													
二		二											
骨相甚豐，筆法精妙。													
硬黃紙本													

阿	如	適	多	概	達	界	舉	先	內	逋	遠	遠	知
萬	命	爲	義	然	事	內	聚	期	事	滯	念	近	遠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王羲之評傳

七	念	東	兼	昨	致	大	平	此	君	還	晚	晚	當
十	慮	北	致	有	此	都	定	事	事	白	可	善	有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帖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共同之事，非淺學如我者，所能獨當一面。

## 十 結論

王羲之爲中國書家之聖；中國文字一日不廢，其名亦必隨之俱存。惟有人以爲習字求足於用可矣，誇羲之之書法於今日，不貽玩物喪志之譏乎？不知審美觀念，人皆有之，羲有精粗，物有美惡，自然之理，不可誣也，而美術一端，關係於民族精神甚大。蓋美術能代表一國之文化，而文化又爲民族精神所託命者也。古人聞樂而知國之興衰，見字而斷其人之壽夭，卽此故也。夫提倡字學，發揚美育，卽復興民族之一傍義也。羲之論書，謂『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耽之翫之，功積山丘。』（用筆賦）誠哉其重之也。惟其忠於其藝，爲藝術而研究藝術，其志潔，其業顛，其成就乃大。夫論書之作，肇於後漢，崔蔡二家，騰爲口說，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人文苑，工書者，託體小學，乃入儒林。字學雖不必附庸經學，然亦可見古人從來不以小道目之。

余向治史學，故爲文喜臆史，亦積習也。此文所援引，皆經考訂，稍有懷疑，不肯濫用。例如舊籍中有載羲之夜眠，以手指在其夫人肚皮上作字，以資練習。其夫人忍俊不禁，謂羲之曰：『汝自有肚皮，何必在他人肚皮學字也』羲之憬然悟，後乃自成一派。（大意如此）閨房夫婦之事，何能傳之於外，其爲後人杜撰明矣，不圖竟爲後人所樂道，無識已甚，然究不能闌



入我史家法也。余爲此文，自信頗能以科學方法，作舊學商量，不涉模糊影響之談，此則稍堪自信，龔定盦詩云：『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譚。』我雖不敏，竊慕斯人。

### 主要參考書目

- 晉書（唐魏徵等撰）  
全晉文（清嚴可均編）  
敘古書家姓名（南朝宋羊欣）  
古今書評（南朝梁袁昂）  
書品（南朝梁庾肩吾）  
唐朝書錄（唐韋述）  
書斷三品（唐張懷瓘）  
書評（唐岑宗旦）  
續書評（唐嗣真）  
法書要錄（唐張彥遠）  
集古錄（宋歐陽修）  
東坡全集（宋蘇軾）
- 宣和書譜（祕監）  
東觀餘論（宋黃伯思）  
廣川書跋（宋董道）  
松雪齋集（元趙孟頫）  
書史會要（明陶宗儀）  
墨池手錄（明王渙）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  
清河書畫舫（明張丑）  
格古要論（明曹昭）  
佩文齋書畫譜（清王原祁等編）  
式古堂書畫彙考（清卞永譽）  
六藝之一錄（清錢唐倪濤）

黃豫章集（宋黃山谷）

米氏書史（宋米芾）

廣藝舟雙楫（清康有爲）

淳化閣法帖考正（清王虛舟）

書苑精華（宋錢唐陳思）

藝舟雙楫（清包世臣）

## 附錄一

### 蘭亭新考

#### 小序

余少不耽書，致誚惡札，比來謬廁著述之林，周旋筆札之際，弄翰飛素，日逾千言，忽忽不暇草書，刺刺不能自止。然臨池求速，潦草可驚；下筆陸離，有時失笑，知友常以爲言，余亦適然自省，意欲屏置俗務，從事臨池，乃先涉獵藝林，瀏覽羣籍，觀古人之會通，考書學之沿革，略爲引伸，以便自學。惟以書林哲匠，僉推右軍，大雅風流，奕葉不替，知人論世，實至名歸，爰有王羲之評傳之作。又右軍遺跡，傳世雖多，而蘭亭一序，尤爲典型，考訂之家，前後接踵，皆自命知音，不諱好事，然或各尊成見，固執不通，或隨衆附和，因循相襲，雖吉金片羽，足備後學之討求；而西爪東鱗，致昧廬山之真面，折衷乏人，望洋興歎。余不忖愚昧，竊慕古人，別分途徑，著爲專篇，名之曰蘭亭新考，博識者之一哂，甕天蠹海，無當大方，入主出奴，吾知免矣。

一 名稱

會稽山水甲天下，而山陰道上，勝蹟尤多，王右軍卜居茲土，於羣山萬壑中，獨取蘭亭一席之地。蘭亭在山陰縣之西，相傳爲右軍所置，以爲游讌之所，今亭宇雖廢，基址尙存，卽今天章寺前之一平壤是也，（註一）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右軍與羣賢修禊於此，曲水流觴，揮毫作字，詩成多篇，右軍製序。（註二）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曠世難逢，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蓋無意求工，其工自不可及也。（註三）右軍醒後更書數十副本，終不及此，幾如李廣射石沒羽，可一而不可再矣。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永爲世寶云。

此帖晉人稱爲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陽修云修禊序，蔡君謨謂曲水序，蘇東坡云蘭亭文，黃山谷云禊飲序，唐太宗則題曰禊帖，蓋帖本無定名，故人得自便也。致古今雅俗通稱，俱云蘭亭，如云學蘭亭者，則世盡知其學右軍之蘭亭帖也。猶之西人讀莎士比亞之作品者，第云讀莎士比亞，則人皆會意，已成通例。故吾亦以蘭亭新考名篇，吾從衆。

二 授受

此帖數傳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念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入道，俗號永禪師，孝賓亦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右軍之故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蒼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拜釋教，故號所居之寺爲永欣寺焉。（註四）智永耽書，出有祖風，臨書閣上，凡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唐時猶值錢數萬也。智永生時，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乃用鐵葉裹之，謂爲鐵門限。（註五）書斷稱夷途良轡，大海安波，微尙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云云。其徒僧述、僧持與智果，皆工書。智永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遂落於其再傳弟子辨才之手，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辨才博學能文，琴棋書畫，靡不精絕，自得蘭亭，寶愛甚於面目，唐貞觀初，太宗留心翰墨，醉愛右軍，高價懸賞以購右軍之書，而蘭亭遂落於其手，萬機之暇，備加賞玩，致其獲之經過，頗有可言，且其說不一，皆有興趣。茲一一分別撮錄如下，辨其真僞。一說謂唐太宗使蕭翼以計取諸辨才者，此說何延之主之。

『……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並盡，惟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

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游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勅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縈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尙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罍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罍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罍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蠲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卽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

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嘆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卽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搗僞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搗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已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有墨敕，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辨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恠，俄以其年髦，不忍加刑，數日後，

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己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歎粥，歲餘乃卒。……（註五）

上所紀載，事既恢奇，而文筆又能相稱，娓娓言來，頗能動聽，遂爲後世蘭亭事蹟者之藍本，然余以爲此特作者之狡獪，欲彰蘭亭之價值，遂不恤捏造一件以萬乘之主而算匹夫之故事，以見蘭亭之難得，意非事實也。太宗身爲君主，而辨才不過一貧僧。據我國舊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義，太宗何求而不得，辨才又何敢靳而不出，何致使人計賺之也。既可出於巧取，必可出於豪奪，太宗如有意求之，自可詔當地有司，將辨才拘留，而遣人窮搜其居，則此物何所遁形，又何必遣蕭翼行此不可必得之故事也。若謂不欲人知，則巧取豪奪，二者皆不能守秘密。太宗思以貞明治天下，必不肯出此一途也。房元齡爲一代賢臣，豈有逢君之惡者，而盈廷諸臣，必不少魏徵之輩，又不聞諫阻者何也？故余敢謂此說之難信也。又蕭翼與辨才酬答之詩，格調風韻，如出一人，是必何延之捏造者也。辨才既胆敢欺上於前，又何致驚悸患重於後哉！唐人小說甚盛，此說亦好事之流爲之也。須知持此說者，不止何延之一人，一說數出，其附會可知，唐野史云：

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暮春之月，修禊事於蘭亭，酒酣書序。時白雲先生降其室而嘆息之。此帖流傳至於智永，右軍仍孫也，爲浮屠氏於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弟子辨才。上聞之，卽欲詔取之。徵曰：『辨才寶此過於頭目，未易遽



索。』後因召至長安。上作贗本出示，以試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子真傳授筆訣，以永字爲法。此本乃後人模倣爾。所恨臣所收真蹟，昔因隋亂，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餘，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尋訪，但得智永千文而歸。旣而辨才託疾還山。上乃夜祝於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尙存，遂令西臺御史蕭翼持梁元帝畫山水圖，大令書般若心經爲餌，賺取以進。翼至越，舍於靜林坊客舍，著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辨才，且誑以願從師出家，遂留同處，乃取出山水圖、心經以遺之。辨才曰：『此兩種料上方亦無之。去歲上出蘭亭模本，唯老僧知爲僞。試將真跡睨秀才如何？』翼見之，佯爲輕易，且云：『此亦模本耳，』辨才曰：『葉公好龍，見真龍而懼，以子方之，顧不虛也。』一日，辨才持鉢城中，攜翼以往，翼潛歸寺中，給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淨巾，遂竊蘭亭及山水圖心經，復回客舍，方易服報觀察使，至後亭，召辨才出詔示之，辨才驚駭，舉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日卽詣闕投進，上焚香受之，百僚稱賀，拜翼獻書侯，賜宅一區，錢幣有差，又賜辨才米千斛，二十萬錢……』

此說與何延之蘭亭記同出一轍，勉強附會，殊不值識者一哂，但何說固較此說爲詳盡，事實彼此錯出，其僞顯然。今人多惑於野史之言。文人學士，未能免俗，貽誤非淺，不可不關之也。今姑論之如次：按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至德三年，改採訪爲觀察處，置使，則太宗時焉得有觀察使，其不合於事實一也，又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則太宗時何來西臺御史，其不合於事實二也。三藏記云：玄奘法師周遊西域十有七

年，唐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宏福寺翻譯經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經其一也。右軍時何得有心經，其不合於事實三也。唐太宗爲開國之英主，不應以翫好之事，致失信於臣民，魏徵爲骨鯁之臣，尤不應逢君之惡，其不合於情理一也；所謂拜獻書侯與夫賜宅及百僚朝賀等事，何以史官實錄，缺而不載，其不合於情理二也；致如白雲先生降宅，天台子真傳藝，守殿神告密，尤爲神話之怪誕，至不可究詰者，皆稍有常識之人，所不敢道者也，其不合於情理三也；蕭翼身爲御史，豈有微服出關而朝野不知之理，行蹤詭祕，鼠竊狗偷，其不合於情理者四也。由此言之，其說實爲僞造，有同兒戲矣。考南部新書，謂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州求之，始入秦府，麻道至嵩，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則求書者乃歐陽詢尙非蕭翼也。或謂辨才所居雲門寺有蕭翼留題二詩，則好事爲之，至不足據。至若閣立本繪辨才與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當時之親見尤非也。後世多據何延之等說，以考訂蘭亭，尤不足爲訓者也。

### 三 流傳與亡佚

太宗得書後，不離肘腋，及卽位，學之不倦，旣成書以賜歐陽詢等，又命供奉官搨書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薛輩，皆臨搨相尙，故蘭亭刻石流傳數多。一日太宗病亟，附耳語高宗曰：『吾死之後，與吾蘭

亭將去也。』高宗流涕受命，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唐末之亂，爲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野，於是晉魏諸賢墨跡，復落人間。（註六）然蘭亭原本已不復可考。唐太宗生時，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尙，爭相打搨，故流傳獨多，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之亂，自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至真定（殺狐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此石於山中，慶歷中李學究得之，祕不示人，韓宗獻守武定，學究之丈人也，一日，偶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觀，學究砌詞搪塞，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及學究死，其子出石，舉以售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力償之，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故舊，不可得見矣。熙寧中，薛師正爲守，士大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惡磨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售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欲以自別，乃取殺狐林本湍流帶右天各劃一二筆私以爲記。或又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徽廟奩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彼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逾月敵騎大至，倉猝渡江，因此復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爲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註七）其後叔堅遭臺評，謂窮尋窖金寶藏，至於廣掘地土，卽此事也。然此物竟不復出。

滕莊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以獻，則又與前說不同，有謂游士卽李學究云，不可考。然皆宋景文公守郡之日也。

世之談蘭亭搨本者，率以定武本爲貴云。

#### 四 定武蘭亭

蘭亭敍出定武者凡三本：其一宋景文帥是邦，實慶曆之歲，得於李學究，所謂玉石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逮薛師正來牧，其子紹彭別刊本易去，宣和中，紹彭之弟嗣昌帥長安，有旨取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卽此本也，其二紹彭所撫，有鋒鏗，字差大，亦亂真，往往目爲舊本也；其三修城得於役夫，自崇山字上下中斷，頗瘦勁，後歸康爲章家。  
(註八)王大醇詩有云：『昭陵永闕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蓋謂此也。

周勛云：『唐太宗旣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搨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薛師正尙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編索之，無所得，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紹彭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

(註九)

有謂當時薛紹彭刊石易舊本歸其家，鑿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今世所傳本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論者往往以此爲斷，然非其僞可也，別其優劣則不可，世之賞定武本者，以其不失右軍筆意爲足貴矣。

定武本又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真定武，而王順伯（厚之）則主肥者，瘦者號爲五字損本，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黃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是也。其實肥瘦與蘭亭絕無關係，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殆得其形似耳。趙孟頫云：『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暗明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故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註十）洪景廬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作爲斷。』可謂知言矣。朱竹垞曰：『禊帖肥瘦攸殊，褚庭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者乎？』（註十一）總之蘭亭未可以肥瘦定去取，飛燕太真，皆爲傾國，目光不同，各如其面耳。然以肥瘦別搨本之先後，亦不可廢。

一云明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白浙之東陽人），命工匠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士英寶

而獻之，會宣宗昇遐，不果，遂攜之歸，惜遭回祿，自是定武舊刻絕迹，然猶有疑爲薛師正之贗刻者，未能深考也。

蘭亭有損本及不損本之分：昔人所謂不損本者，蓋未經紹彭刻損，乃元豐以前所搨也，不可得而見矣。

定武本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紛紛翻印，誰定其真。姜白石云：『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以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名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世之肉眼，往往據一二惡本，以爲得右軍之面目，唐突甚矣。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書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搨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爲數十百種而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尙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註十二）故吾人之學蘭亭者，須得其舊本如定武者師之，然定武蘭亭，今世罕存，有之亦值鉅萬，非寒士所可致，則求其古石刻可矣。李續云：『沿唐至宋，舉世摹刻木石，不下什伯，雖其才情筆力，非復晉人風流，然猶庶幾雄秀之氣。』近世之刻蘭亭者果不可用，真有如康有爲所云：『名雖義獻，面目全非』者。

宋理宗內府所藏之定武諸刻有：定武闕行（若合一契行闕）定武肥本，定武瘦本，定武板刻，定武缺名，定武斷石，定武古刻，共七刻云。（註十三）

至於辨別版本之書，則翁方綱蘇米齋蘭亭考一書可讀也。

## 五 玉枕蘭亭

定武蘭亭外，尚有玉枕蘭亭，相傳出於褚河南之臨寫，若玉枕小刻，則河南始促其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其筆意顛精，與定武本無異。玉枕蘭亭之大者字畫如定武大小，其石前後剝落，中間祇存九行，僅五十三字，小刻則其石差長。此石賈似道得於山陰王氏家，似道家既籍，石亦併去，當時傳打墨本頗多，今浙東大家，猶有存者。

太平清話內載賈秋壑令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經年乃就，酬刻工王用和以男爵，蓋重視之如此。則賈氏實重刻之也。賈氏好蘭亭，藏石刻至八千餘匣，可見玉枕蘭亭之精選矣。

## 六 結論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博古之士，寶之過於頭目。米元章詩云：『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故後學益以爲祕寶，

於是負牀之孫，披藝之子，獵纓捉衽，爭言書法，提筆伸紙，競摹蘭亭。然蘭亭豈易學哉？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山谷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不可不知也。康有爲曰：『學蘭亭但管師其神理奇變，若學面貌，則如美伶候坐，雖面目充悅，而語言無味。』（註十四）趙子昂亦曰：『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運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註十五）總之，善學蘭亭者，惟書其筆意神理而已，神明變化，全乎其人，學力天才，二者並濟，於歐褚何讓焉。趙子昂亦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此雖老生常談，亦自有至理，雖知子昂之成功，亦泰半得自蘭亭者也。

古今臨蘭亭者，以歐陽詢、褚遂良、范文度、薛紹彭、趙子昂、董其昌等作爲最佳云。

附註

（註一）參看張岱：《柳塘文集古蘭亭辨》。

（註二）詳於拙作《王羲之評傳》。

（註三）參看何延之《蘭亭記》。

（註四）參看《會稽志》。

（註五）何延之《蘭亭記》。



- (註六) 參看歐陽集古錄。
- (註七) 參考王清明揮麈錄。
- (註八) 參見寓意錄定武蘭亭榮包跋。
- (註九) 桑世昌蘭亭博議。
- (註十)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
- (註十一) 見朱彞尊蘭亭跋石拓本跋。
- (註十二) 採王柏魯齋集考蘭亭。
- (註十三) 元陶宗儀蘭亭諸刻考。
- (註十四) 廣藝舟雙楫第二十五章。
- (註十五) 趙子昂蘭亭十三跋。

附錄二

六朝書家評述

導言

書爲我國特有之美術，由來古矣。六藝歸其美，八體宣其妙，名家鉅子，先後相望，師宣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標能擅美，虎視藝林。書至六朝，盡善盡美。前乎此者，則三代古籀文字，秦漢篆隸分草，至六朝而筆法無不宣之祕，後乎此者，唐講結構，宋尙氣韻，其源流派別悉本之六朝。六朝書者，結古書之局，開今書之源者也。六朝人最重書，右軍每嘆曰：『夫書者一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故常有父子爭名，君臣相伐之劇。余雖拙於書，而耽之有素，六朝人物，尤所醉心，閒將名家事蹟，鈎稽校訂，擇要批評，以爲知人論世之一助。標曰六朝書家評述，聊示後學嚮往之心，並記一代藝林之美。班固云：『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崇拜英雄，古今一揆，此篇之作，意在斯乎！綆短汲深，誠恐未達，岐多路惑，示我周行。

所謂六朝者，或指都於金陵之吳、東晉、宋、齊、梁、陳六代而言；或又指南北朝對立之宋、齊、梁、陳、北魏、北齊而言。茲編所述，由晉至隋三百年間書學之概況也。

晉代爲我國書學之關鍵，名家輩出，書體翻新，隸體雖不背前人，而行書楷書，絕足奔放，不復作兩漢面目，而自有其特色，風氣所趨，而天潢貴族，亦多耽書，且出類拔萃者，往往有人焉。其卓犖者有數人：一曰司馬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封齊獻王，官至侍中大司馬，咸寧四年卒，年三十六）大猷能文章，善尺牘，京洛以爲楷法，其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爲世所寶。東晉康帝（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子），則幼年書學，已自不凡，縱橫雄拔，體勢異常，惜年不永，未竟其功。其餘若元帝（諱容字景文）之豪翰美異，法度可觀。哀帝（諱丕成帝長子）之筆力古勁，不墜家風。晉代名臣工書者，則衛氏尙矣。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惠帝卽位，錄尙書事，爲賈后所害）則妙善草書，天姿特秀，章草入神，篆隸行草入妙，嘗發明柳葉篆，跡類薤葉而不真，筆勢明淨而難學。其姪衛恆（字巨山，少辟齊王府，轉太子庶子黃門郎）博雅不凡，爲四體書；曰草，曰章草，曰隸，曰散隸。又作雲書，筆動若飛，字張如雲。其傳世者以草書爲多。論者謂如插花美人，舞笑鑑臺，則其書當以婀娜取勝矣。其弟宣善篆及草，名亞父兄，宣弟庭，亦工書。又衛恆子仲寶叔寶，皆有能書名，恆之從女鑠（茂猗）各體皆佳，尤善鍾法，王右軍之師也。家學相承，四世不墜。

同時經學家如荀勗、杜預亦皆工書，而杜預草書，尤有筆力，張華亦然。而索靖尤爲特

異，索靖（字幼安，敦煌人）爲張芝之姊孫，傳芝草而形異，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蠶尾。又善八分，韋鍾之亞，母丘興碑是其遺跡。有草書勢，頗能述其得力之處。其書法與衛瓘齊名，與羲獻比美也。

竹林七賢，能書者居其泰半：王戎（字濬沱，琅琊，臨沂人）則草字淵雅，上繼崔杜。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則善於草製，體勢自然，流水行雲，令人意遠。阮籍阮咸之書，皆優，入作者闡域。

陸機陸雲，著述之外，並擅書名。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大司馬掾）則草書攀附張索；盧志（字子道，范陽涿郡人。）則善法鍾繇；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並有書名；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傅玉餘事爲書，剛健絕倫；楊肇（字季初，滎陽宛陵人）則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動若飛，紙落如雲。楊經（字仲武）羊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並擅行草。陳暢楊譚江瓊江統，皆以能書，著名當世。蔡克（子尼）則書體簡約；朱誕（永長）則偏藝流聲。何充（次道）則淳實，熊遠（孝文）則剛健，應藤（思遠）則氣古法定，陶侃（士行）則肌骨閑媚，葛洪（稚川）則善飛白，王隱（處叔）則好真書，羊固（道安）則善行草著名當時，李充（弘度）則以楷書見重當世。他如荀興（長引）、李式、李欽、丁潭、范汪、張興之流，皆以書名，著在史冊。而江左望族，郗氏庾氏，亦多名家，郗鑑以草書稱，古勁超絕，其子愔、曇、超三人，皆能步武，愔則書兼各體，

章草亞於右軍，下筆如冰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曇則書有拔扈之氣，勇健可觀；超則草書亞於二王，尤得家傳之妙。庾亮（元規）妙善草行，其弟擇、冰、翼；其孫準皆善書。庾擇（叔預）庾冰（季堅）雖有能名，然猶不及翼也。庾翼（稚恭）善草隸，名亞右軍，右軍亦推服之，庾翼初輕右軍，及見其章草乃大嘆服。然翼之書固自不凡也。今尚有數帖行世。

王氏世代簪纓，文華照世。王導（茂弘）行草，見貴當世，初師鍾繇，力學不倦，其子恬、洽、邵、蔚，皆以書名。王恬（敬豫）工於隸書，草法尤妙。王洽（敬和）則書兼諸法，於草尤工，揮毫落簡，如郢運匠斤。王邵王蔚，大有父風。洽子珣（元琳）亦號當時之大手筆，其弟珉（字季瑛），工隸行草，名出珣右，嘗以四匹縑素，自旦及暮，操筆如一，又無誤字。王獻之見而言之曰：『弟書如騎驃欲度驂驢前。』遂與獻之齊名，人稱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云。王薈子嶽（伯興）骨體曼正，精采冲融。王廙（世將，導之從弟）工於草隸飛白，卓然可傳，右軍爲其姪，受其指導尤多。王曠羲之之父，亦工書，得蔡邕法以授其子，其子羲之爲古今書聖，（請看拙著王羲之評傳）有子元之、凝之、徽之、操之、渙之、獻之皆工書，各得家範，具體而微。王淳之（獻之姪）善行書。王敦王邃，並有美名，流芳遺澤，奕葉不替。而王洽之妻荀夫人，王泯之妻汪夫人，羲之之妻郗夫人，凝之之妻謝夫人（道韞）並工書，爲金閨諸彥之領袖。

典午風流，世稱王謝，謝氏一族，亦不乏名書家也。謝尚（仁祖）作草，深得古意，論者以比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蓋得之矣。謝尚之姪謝奕（字無奕）雅善行書，飄逸之氣，撲人眉宇。故竇晁美之曰：『達士逸迹，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興所適。』其弟安（安石），亦善行書，虎踞龍盤，堪稱能品，安石弟萬行草最長，清潤遒勁，風度不凡，家學淵源，有自來矣。

善隸書者，尙有張嘉（子勝）及張彭祖，彭祖翰墨，右軍至珍重藏之。王濛（仲祖）隸草俱入能品，論者方之庾翼。其子修（敬仁）善隸行，能學右軍，殆將入室，子敬每省其書，輒云咄咄逼人，其伎可知。王述、王坦之、王綏、溫放之等，皆以善書名，亦各有獨至。惟時有唐所者能仿二王書，人不能辨，或謬寶其作，與式道人同其絕學。而劉瓛之韋昶（文休）二人先後以八分大篆題太極榜，固妙善榜書者。曹茂之（永叔）李志（溫祖）則並與羲之同時，書亦爭衡。桓溫，桓元，諸葛長民諸公，並傾慕二王，頗能彷彿其餘韻。顧愷之（長康）以畫家而善書，呂忱以經師而工篆。盧循（于先）、江灌（道羣）、郭荷（承休）、謝敷（慶緒）、謝靜、戴逵、劉訥、劉劭、柳詳、陳達、劉恢、岑淵、張越、韋弘、韋季、沈嘉、陸耀、劉瑛、謝藻、宋挺、張野、向泰、費之瑤、謝璠伯、張炳、謝發、崔悅、虞安吉、盧謚、盧宴、盧邈、崔潛、楊羲、許翔、許翽等皆以書翰見稱於時者也。

晉代書家之多，可謂空前，蓋時人綦重應酬，留意翰墨，而書本爲抒情美術之一，晉人於

談玄之餘，肆志於此，可以娛心志，飽眼福也。晉人清標，每多不俗，故下筆成書，輒如其人；書體惟行草最能寫意，晉人之行草，高韻深情，宛然如見，肖乎其人之天性，蔡中郎所謂肇於自然者也。

西晉索靖衛瓘齊名。瓘之書學，上承父說，下開子恤，而靖得張芝草誕之法，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西晉諸家多師鍾繇，渡江以來，王謝郝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氏羲獻，世罕比倫，遂爲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羊欣實親受業於子敬者，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雲，淵源皆出自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則謂晉代之書，代表六朝可也。

沿及劉宋（西曆四二〇年至四七八年）風猶未泯。宋宗丙少文則精擅圖書，創九體之制（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押書、檄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極真草之妙。謝靈運以一代文人，亦擅書翰，宗仰王法，人競稱之。其族弟惠連，書畫並妙。謝綜善隸頗有骨力，皆一時之傑也。

時有羊欣（敬元）者，得王獻之之祕傳，雅善隸法。時人爲之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其名重如此。欣嘗撰續筆陣一圖一卷，又撰古今能書人名一卷，津梁後學，尤足稱焉。

孔琳之（彥琳）天性豪放，筆力邁衆。師於大令，骨勝於肉，蕭思訓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風流自賞，烟視媚行。范曄以一代史家，兼明書翰，工於草隸，大篆尤精，初師羊欣，後能變格。薄紹之（敬叔）則風格攸異；丘道護則結構精巧，斯二人者，皆羊欣之畏友也。工草書者

則有賀道力、張裕、顏延之、王愔、羊諮諸人，著於史冊。餘若顏騰之、顏炳之、張永、張裕、謝莊、謝晦、孟覲、陶隆、顏竣、徐爰、孫奉伯、徐希秀、虞蘇、駱簡、史稜、山胤之徒，皆以善書而見稱於世。

至齊（西曆四七九年至五〇一年）而王僧虔爲第一，其飛白書，上擬子敬，吳郡顧寶先卓越自奇，自以技能，僧虔乃作飛白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又爲虎爪書，並書賦傳於世。時有張融者，名與僧虔相埒。善草書，有古風，自美其能。齊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耳。』其倔強自負如此。評者謂其草書，體用得法，意氣有餘，齊梁之際，殆無以過，可謂的評矣。

同時善飛白者，有紀僧猛劉繪等輩，精正書者，則有兒珪之蘭靜文之徒，凡有創作，爲世所珍者也。他如周顒、張欣泰、劉琪、宗測、崔偃、徐伯珍、庾景休、褚元明、陸彥遠、張大隱諸君，皆耽書不輟，用是有成者，自郗以下，無足數焉。

梁氏（西曆五〇二年至五五六年）享祚較長，文藝亦有相當之發展。文學家如沈約、江淹、任昉諸人，皆筆墨精妙，氣韻超絕。而一代巨手，則僉推蕭子雲、陶弘景二子矣。蕭子雲（景喬）草隸爲一時之冠，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蓋一有創作精神之藝士也。武帝評其書云：『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帝並馳爭先。』其見重如此。百濟國慕其盛名，遣使求書，拜行致詞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



惟在名迹。』子雲乃揮翰書數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古人潤筆之豐，無其倫比，而藝術家之作國際宣傳者，亦推彼爲第一人矣。子雲於書，諸體兼精，而翹造小篆飛白，尤見清新，歐陽率更謂其書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有傳其筆乃以胎髮爲心者，殆後人忖測之詞，未可據爲信也。尙有五十二體書一卷傳世，唐書藝文志載之云。子雲之子蕭特（世達）亦善草隸，猶衛恆衛瓘父子之比也。武帝評其書云：『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乃父。』若特者可謂能繼美矣。簡文帝撰特墓誌云：『銀鈞之巧，重世喬嶽，況此臨池，蟬輕露潤。』則又推許備至一字千金者也。時有陶弘景者，少嗜書，長工書隸，頗異常蹊，自號爲華陽陶隱居，書法頗異於右軍，傳世者有焦山下瘞鶴銘爲後世金石家所寶。龔定盦云：『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蓋崇拜隱居之至也。又有阮研（文幾）者，行草學右軍，隸則師鍾繇，集古今之變，窺衆妙之門，而自成一家者也。有以名書家而操品藻之事者，則傅昭（茂遠）庾肩吾（慎之）其人矣。傅昭勤於操翰，至老不倦，並撰書法品目傳世。肩吾則自稱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所作書品，文字可觀。凡所品藻，頗得其平。工行草者尙有徐勉、陸倕、江嶠、王籍、王筠、柳惲、朱异、孔敬通、王克、蔡瑜、陳則等輩，善隸書者則有殷鈞、蕭幾、蕭駿、范懷約、顏協、丁覘、杜道士之流。致於王志善藁隸，徐希秀稱爲書聖，丁覘未達，蕭子雲刮目相看。士得知己，可無憾矣。其餘偏師隻騎，薄負時名者，更車載斗量，未能悉論也。

陳朝（西曆五五七至五八八年）美術，稍見陵夷，國勢偏安，至藝苑亦侷促自保，勢成弩末。文學家雖有徐陵（孝穆）江總，並妙詞翰，足爲一代生色，善行草者則有謝朓、張正、張克見、顧越、江總、蔡凝、伏知道、賀朗、王公幹、蔡聖等。好奇字者則有顧野王、庾持二子。他如速而工者，則沈君理、毛喜。蔡凝逸韻，可比晉人，鄭仲古樸，追蹤太傅（鍾繇），時有右軍之七世孫智永，居永欣寺，勤於翰墨，退筆成塚，求書如市，門限爲穿。書斷稱其遠祖逸少歷紀專精，微尙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卓然爲該代之後勁也。

北朝文物，頗異於南，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顏氏家訓雜藝篇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蓋北人豪爽尙武，其於文藝，多不措意。又在上位者，中雜夷虜，祇有尙武之精神，難求美術之興趣。故美術一道，固宜稍遜於南人也。

北方元魏（起於東晉太元十一年，西曆三八六年）初都恆安（山西大同）後徙洛陽。梁大同元年，（西曆五三五年，分東西兩魏。東魏都鄴，梁太清三年，西曆五四九年，爲高齊所滅）西魏都長安。陳永安二年，（卽西曆五五八年，爲宇文周所滅。）文化雖低，而書翰家亦有可稱者焉。崔宏工於草隸，爲世楷則。其子浩（伯源）亦工書，揮毫落紙，人盡寶之，浩弟簡亦以善書知名，皆一時之俊也。精隸書者則有谷渾、沈含馨、盧魯元、沈法會、柳僧習、孫伯禮等流。習篆體者則有江式、江順和諸君，他如黎廣、江強、屈恆、崔挺、劉芳、郭祚、劉

懋諸君，亦兼善諸體。庾道、王世弼、王由三君，尤善草隸云。

北齊（承東魏之後，都於鄴，梁之大寶元年，西曆五五一年起，陳之大建八年，西曆五七六年，被周所滅，計二十六年）一代，無特出之書家。第二流人，則顏之推、李鉉、韓毅、魏述、李元護、元行恭、杜弼諸人。他若工草則劉珉。工行草書，則劉玄平。工八分則姚淑王思誠，餘子雖多，不足觀也。

後周人文頗盛，庾信薛慎，皆以文豪而擅書札。王褒尤工草隸，得蕭子雲之傳。同時趙文深（本名文淵）冀儻，並主當時碑榜。而文深隸書，尤爲一代物望，周文帝以隸書紕繆，命與黎季名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萬餘言。王褒入關，名流傾倒，至於碑榜，褒亦每推之。其精擅草隸名亞王褒者，則推蕭攜矣。他如薛溫、薛慎、柳弘、裴漢諸君，皆有書名，著如史冊。

嘗試論之，書法之事，惟南方獨擅其美，江左一隅，王羲之爲擎天石柱。其在北方，劉曜石勒，爭衡於前，苻姚慕容，問鼎於後，文墨之物，掃地以盡。魏文稱政，始勵文風，然破壞之餘，艱於建設，雖王褒入關，貴族從游，而積習難移，未能振發。魏書江式傳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後周太祖嘗命趙文深等釐正字體。可知北朝書法，不參經典。清代金石家趙之謙所以有六朝別字記之作也。北朝碑碣，出土日多，後世學書，頗資其

便，且能救帖學之窮。誠有如康有爲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則以北碑之傳世較多，而南帖之真相實罕，舍晉碑而學北碑者，勢也亦情也。然以書法之雅正爲標準，則吾願諸君毋忘晉人之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905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再版

◆(21834)

# 王義之評傳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朱傑勤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本書校對者陳嘯仙) 平

中



中國人民

1500